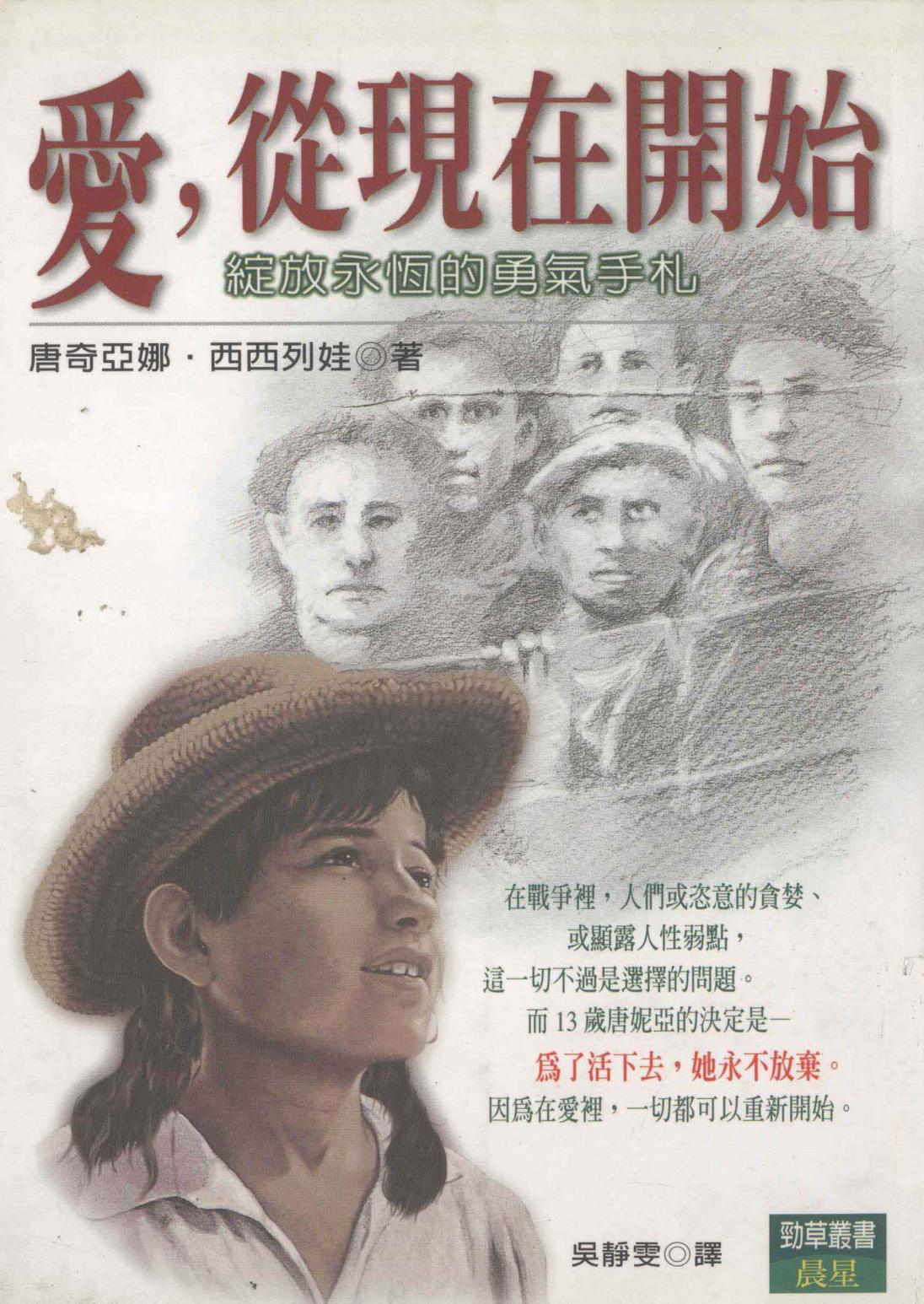


愛，從現在開始

綻放永恆的勇氣手札

唐奇亞娜·西西列娃◎著



在戰爭裡，人們或恣意的貪婪、
或顯露人性弱點，
這一切不過是選擇的問題。
而 13 歲唐妮亞的決定是—
為了活下去，她永不放棄。
因為在愛裡，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吳靜雯◎譯

勁草叢書
晨星

愛，從現在開始

唐奇亞娜・西西列娃◎著

吳靜雯◎譯

勁草叢書 63

愛，從現在開始

著者	唐奇亞娜・西西列娃
譯者	吳 靜 雯
文字編輯	黃 玲 真
美術編輯	林 淑 静
發行人	陳 銘 民
發行所	晨星出版社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 (04) 3595820 FAX: (04) 3595493 E-mail: morning@tccts.seed.net.tw 郵政劃撥：02319825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甘 龍 強 律師
印刷	耀隆印刷廠
初版	中華民國87年10月30日
再版	中華民國88年5月10日 二刷 (2001-3000)
總經銷	知己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79 號 4F 之 9 TEL: (02) 23672044 FAX: (02) 23635741 <台中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 30 路 1 號 TEL: (04) 3595819 FAX: (04) 3595493

定價19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666-9

國際中文版授權◎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Original title: AB JETZT ZAHLT JEDER TAG

©Beltz Verlag, Weinheim and Basel. 1994

Programm Beltz & Gelberg, Weinheim.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愛，從現在開始／唐奇亞娜・西西列娃著；吳
靜雯譯。--初版。--臺中市：晨星，民87
面； 公分。-- (勁草叢書；63)
ISBN 957-583-600-9 (平裝)

1.西西列娃 — 傳記

784.88

87008173

目 次

第一章 童年

07 · 歐爾德盧河岸

12 · 在Siwersken大道上的士兵

24 · 雪中的男人

第二章 戰俘生活

- 117 · 伊娃怒斥德兵
103 · 我想我也愛你
86 · 一件白點的粉紅色洋裝
78 · 爲什麼有戰爭？
64 · 避難望景樓
54 · 豆田
51 · 俄國，再會！

第三章 解放

- 187 · 愛，從現在開始
178 · 來自列寧格勒的信
156 · 比利時，你好！
145 · 美國人，好！

愛，從現在開始

唐奇亞娜・西西列娃◎著

吳靜雯◎譯

勁草叢書 63

目 次

第一章 童年

07 · 歐爾德盧河岸

12 · 在Siwersken大道上的士兵

24 · 雪中的男人

第二章 戰俘生活

- 117 · 伊娃怒斥德兵
- 103 · 我想我也愛你
- 86 · 一件白點的粉紅色洋裝
- 78 · 爲什麼有戰爭？
- 64 · 避難望景樓
- 54 · 豆田
- 51 · 俄國，再會！

第三章 解放

- 187 · 愛，從現在開始
- 178 · 來自列寧格勒的信
- 156 · 比利時，你好！
- 145 · 美國人，好！

第一章

童年

一九四一年四月……

我買了一本空白的筆記本，稱為「我的幸福日記」。



在這日記裡，我決定從現在開

始，我要將我最快樂的事，

通通寫下來。

歐爾德盧河岸

多虧了我體質虛弱，我們才會搬到極美的歐爾德盧（Oredesch）河岸旁。

事實上我們本來住在聖彼得堡（Piter）。當時許多人仍依循舊習這麼稱列寧格勒（註1.）。但夏天時，我的父母則在衛民察（Wyritza）租了一棟Datscha（帶花園的木屋，註2.），而這小屋一定得位居歐爾德盧河岸。媽媽說「是有些麻煩，但從那兒我們會有個極美的遠景。」這遠景真的是美極了，歐爾德盧河等於直接流過我們的窗下，對面的高岸有一棟很顯眼的白木屋，它之所以被稱為白木屋（Weibe Datscha）是因為這房子每年都會被重新油漆，且每次都漆成白色。

住在白木屋裡的人跟我們很熟，平常媽媽去拜訪他們時總是直接走在水上過去，事實上她是踩在又濕又滑，被河水沖下來的樹幹而過去的。因此他們都稱媽媽「這個大膽勇敢的女人」。

當時我才五歲，每次過河時媽媽就把我夾在腋下，這麼一來我就不得不眼睛朝下看水，尤其令我害怕的是，當我看著樹幹因承受我們的重量而往下沈時，媽媽卻毫不害怕地踩跳過去。

每當家中有客，整個屋子充滿了歡樂的喧鬧聲，有人彈吉他，唱著俄國民謡。傍晚時，他們便沿牆坐下，邊喝茶邊吃著媽媽為此而做的小鹿形點心。我則隨著音樂表演「小天鵝」（註3）。雖然我是在場唯一的天鵝，我的芭蕾舞衣也不是白色的，而是用粉紅色綢紋紙做的，但大家都拍手叫好。

當我將上小學一年級時，醫生對我母親說，「你的女兒體質有點虛弱，最好讓她整年都住在城外，但她還是可以繼續上學。夫人，您看起來也很蒼白，住在城外對您也不錯。」這醫生是屬於老學派，他用手指敲我的背，喃喃自語著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健康的精神。因為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衛民察，順理成章的，我的父母親便搬到那兒去。

我們的新家離列寧格勒只有六〇公里，但火車還得喘個二個小時才能到城。我覺得很開心，那年冬天我可從家門口的樓梯直接動身滑雪和溜冰。

這麼一來父親下班後每次都得很晚才到家，媽媽就到「傷兵隊」去工作，這隊伍

之所以有這個名字是因為它是由七九一四戰爭的殘傷兵所組織設立的。後來又繼續加入許多內戰傷兵；現在雖只剩少數幾位傷兵，但「傷兵隊」這個名字仍保留下來了。

媽媽是這隊伍中的廚師和點心師傅。她烤的蜂蜜餅很受歡迎，這點得名「北方之麿」，媽媽將白色的糖衣澆在餅上，並用強烈的顏色把它畫得五彩繽紛。

有一天當我回到家，媽媽很高興的對我說：「一個人應不斷地學習，並發揮他的才能。今天晚上，我們到俱樂部去。」

這個俱樂部建在鐵路旁一個空下來的谷倉中。媽媽登記參加話劇團，而我則加入戲劇舞蹈團。試演馬上就開始，因爲在五月一日的會員大會後，媽媽和我就得上台表演。

媽媽參與演出一齣話劇，我坐在第一排爲她緊張，因爲媽媽老是將台詞前後顛倒，即使提詞人的聲音大到觀衆都能聽到，偏偏就只有她沒聽見，媽媽一再重覆同一句台詞：「搨呀，搨呀！請用扇子幫我搨風。」站在她椅後的年輕人便很尊敬地向她鞠個躬，然後搖動一把很大的羽毛扇——一把真正的「駝鳥羽毛扇」，正如媽媽事後起勁地強調。

整個劇情因媽媽的緣故而停頓下來，但大廳中仍是一片死寂，因為媽媽長得很漂亮，而且她將她的台詞「搨呀」像歌唱一般那麼柔和地說出，當她將台詞重覆第五次時，人們不得已把幕降下來，儘管如此觀眾仍拍手鼓掌很久。

我很為媽媽驕傲，她不但在舞台上很美，平時她就是個容貌出衆的女人。如果我和她上街，街上的人都轉過頭來看她，她總是穿得很時髦，雖然她說她只有一套洋裝，這是她在舊貨市場買的，不過她會跟著時潮重新染色，有時加縫一條格子圖案或帶點子的緞帶……

媽媽在家時，家裡就充滿生氣。假日時她從早到晚都哼著歌劇裡的歌「啊！女人的心是多麼虛假呀」或大聲唸「Puschkin」的詩「我愛您」。

爲了完全仿效Puschkin（註4.），她幫我取了個唐奇亞娜（Tatjana）的名字，妹妹出生後則被取名爲奧爾加（Olga）。

我們家對面住了一位德國女士，她的小木屋緊靠著歐爾德盧河，媽媽說她是一個道地的德國人，因爲她說的俄語帶有德語的口腔。

她年紀已很高，但仍穿著得很整潔且開朗。有一次我跑到河邊時，她對我說：「小姑娘，你想不想學德文，不管你學什麼，以後總會用得上的。」

我當然說好，我覺得和一個德國人搭上關係，是件很特別的事，她真是個道地的德國人，因為她出生於德國易北（Elbe）河邊上的一个城市。

俄國是她新的家鄉，她說：「在德國還有一條壯麗雄偉的河：萊茵河。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寫了不少有關歌頌萊因河的詩，其中一首詩描寫一個叫Loreley的女孩坐在萊茵河邊的岩石上，梳著她長長的金髮。」

「但現在，」她憂鬱地結束她的故事，「海涅的詩集都被燒掉了。」我驚訝地問道：「誰會做這種事？」那德國女士表情嚴肅地回答，「以後你長大了就會了解這種事。」然後她開始教我唸一首有關懶鬼的雙行詩「明天明天，今天不行，每個懶人都這麼說。」

她知道很多民俗格言。不久我們只用德文打招呼，「Guten Morgen」是早安，「Guten Tag」則是你好。而她一再強調「不管你學什麼，總有一天會用得上的。」